

權力的遊戲--台灣男性版

在台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經常是非常迂迴的，並且團體內的互動方式也有泛政治化的傾向。近日來恰巧有機會觀察到兩種不同的互動方式形成有趣的對比。一個是全是男性的小團體，雖然無啥實質利益可爭，但在有爭執時，很難開誠布公的討論，反而會忙著猜測對方的意圖何在，陰謀論幾乎出籠。另一個是全是女性的小讀書會團體，在數度努力之後，大家終能較坦然的相處。在互動情況不理想時，大家也多半能互作檢討並自行承認缺失。

倒不是說女性在這方面一定表現會比較好，只是說女性與權力距離較遠，所以不玩權力遊戲的可能性較高。這且不談。這裡要指出的是，這種泛政治化的互動模式在非政治化的領域裡也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所謂進步性團體中也是存在著的。

當然我們的政治圈是天天都在示範著這種行為模式。立法院的運作就是很好的典範，最近的錄音帶版本之爭就是一例。在百廢待舉，重要民生法案大排隊的情況下，一些委員在竟日爭論誰是否說過某一句話，這爭論也從應否辭職升級到兩黨對峙。若離開台灣的政治文化及其歷史，這種戲是外人難以看得懂的。前些時衛星計劃提案的戲劇性的發展也是一例。從原來國科會不顧學術界的反對聲音，強勢推動這計劃，到行政院突然宣佈取消此計劃，到立院預算委員會一改原先的立場，主張恢復原先的計劃與經費止，事情的每一個轉折都引起充滿政治因素的臆測。

這已成為一種模式，其主要特徵就是一切動作都是為了政治考慮，而不是考慮事情本身的優劣，一切皆是派系之爭，事事背後皆有政治陰謀，當事人覺得所有作為皆是必須，皆有其清楚的邏輯。但對於本身利益照道理應是被這些人所代表的渺小選民而言，在當初觀看這些吵鬧的新鮮感消失怠盡之後，也漸發現選民本身的利益在這過程中似乎是不存在的。衛星計劃的優劣沒有得到應得的注意及討論，上百億的選民繳納的稅金就在吵鬧中被做了決定，被決定浪費掉了。而寶貴的議事空間以及媒體篇幅就這樣被佔據而浪費掉了。

這還是有實質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可爭的情況，這是政客們爭奪可用來分配實質利益的權力的遊戲。實際上，這種行為模式已經延申到社會各個角落，成為了人們玩權力遊戲的規則，而不論這權力是否有實質的內容。因此有些小團體，雖然無啥利益可分，但卻仍大玩這種遊戲。這情形不只是普通的社會團體是這樣，很多的所謂的進步團體，也不能免俗。

在這種泛政治化的權力遊戲中，所屬成員的互動方式是有一特定的模式的。首先給大家分分派別，給每人貼上標籤，每人皆隸屬某派別。但這種分類工作都不是公開作的，不是經過討論的，而是由對互相的"立場"的揣測定位產生的。所以即使是己方的成員之間也是主要靠默契來維繫，而不是靠溝通。

而當大家互動時，別人所說的話一定有其他的意思，一定是要放在發言者的"立場"來看的，必然是因為權力(或只是派系)之爭，是要努力揣摩其背後的意義，

即"對方講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陰謀論油然而出，而同時自己或己方的行為卻一定會有一個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並且非常真實，雖然免不了要相應於對方的陰謀而做出不得已的防衛舉動或至少設防。

對這種互動方式的質疑，會有人擺出世故的態度，認為質疑者太天真、不懂人際關係，即不懂「政治」，盡管他們之所為可能與真正的公共政治無關，而只是小團體內的模擬政治遊戲。也就是說他們已把這種互動方式視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是唯一人際關係的現實，而無法想像人與人相處與互動還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這種互動方式下，就事論事就成了非常困難的事了。公共的議題因此很難得到應有的討論，互相的溝通是經由拐彎抹角的，就對方對權力的意圖的揣測中達成的。既然沒有經過充分討論，所有經議決過的公共遊戲規則都是沒有太多共識基礎的，因此就成了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無法成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的開始。

同時在這種模式下，人們習慣於在陰謀論的掩護下，不去看自己的任何缺點與問題，意即任何對方的批評必然是一種陰謀，是權力之爭而不是理性之爭，自己所要擔心的是如何防禦，而不是真得要做什麼檢討與改進。

缺乏反省能力成了大家的特徵。權力遊戲成了一種無止無息的惡性循環，人們陷在其中而無法脫出。個人團體與社會皆難以向前進步，民主制度難以建立。難道就是在這點上，我們的政客終於在社會上起了領導作用？

原載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時晚報副刊—後視鏡專欄